



夏召祥望着窗外心中甚感无助



夏召祥在悉心照顾病痛中的母亲

1 普通农村家庭的变故

夏召祥是肥东县石塘镇人，大学毕业后，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，弟弟也是一名大学生。

2008年，工作才2年的夏召祥接到噩耗，父亲出车祸离开人世。

“在我眼里，他就是家中的顶梁柱，有他在，哪怕穷一点，都觉得有盼头。”突遭变故，夏召祥的家庭也破碎了。

1年后，这个家庭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时，刚刚大学毕业的弟弟又被击垮了，“查出是白血病。”一家人东拼西凑了10多万，将弟弟送到医院治疗。

“他太年轻了，我们都做好了捐献骨髓的准备。”但是，弟弟病情恶化太快，在化疗了半年后，基本失去了骨髓移植的机会。“还是离开了，就比我小2岁。”

这个家庭就靠着亲戚的接济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勉强维持着生存。

2 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

打拼几年后，母亲桑翠芳掏出全部家底，加上夏召祥的积蓄，凑了首付，在合肥郊区购置一套房子。

有了房子，差不多就有了家。夏召祥将母亲接到合肥，住在一起。

2014年春节前，母亲常抱怨胸口有疼痛感，“咳嗽很厉害，痰里带血丝。”母亲不肯去医院检查治疗。4月份，来到医院拍片后，夏召祥吓坏了，“肺部有阴影，后来做了切片检查，确诊是肺癌晚期。”

疯狂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头。母亲不同意化疗，只能采取保守治疗。

国产药差不多一个月要一两万块钱。几个疗程下来，积攒的一点积蓄，被几米长的医疗费清单清空。

母亲也知道自己的病情，不肯继续治疗，回到老家后，夏召祥就开始尝试寻求进口药物，“印度有一种仿制的抗癌药品，叫特罗凯，我找到福建的一位医生，托了好多人，才买了回来。”

3 坐在床上不出声音的哭泣

医药费用差不多少了一半，但还是压得夏召祥喘不过气来。

几次都想把房子低价卖了，一有这个念头，都会被母亲制止住。

如今，母亲已对这种抗癌药物出现耐药性，效果不如以前。

今年2月初，母亲病情恶化，疼痛难忍，“我还是坚持要来医院治疗，减少一点痛苦，也可以多陪陪她。”夏召祥知道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母亲的脑干位置，意识时有时无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这位过去有100多斤的农村妇女，被癌症折磨得瘦骨嶙峋，面无血色。

“一躺下来，压住了肺，就没法呼吸，憋闷，只能坐在床上。”即便如此，母亲的呼吸声还是越来越急促，坐得时间久了，脊椎都变形扭曲了。

好几次，母亲疼得死去活来，边喊边哭，“亲戚就安慰她，快过年了，不能哭，孩子看到会难受。”母亲像是听懂了，很少再哭出声，唯有床边的儿子能看到她乌青塌陷的眼窝里有泪水。

“带我回家吧。”患病的母亲在意识清醒的时候，会努力挤出这几个字。其余时候，母亲都是处于嗜睡的昏迷。

33岁的儿子夏召祥服侍在床前，不敢离开。他会劝说母亲，“家里有我呢，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她是我最后的亲人，我不会放弃。”各种变故，让夏召祥变得更加坚强。病床上下，一个是在抗击癌症的折磨，一个是在抗争生活的苦难。 星级记者 张敏/文 黄洋洋/图

先用父亲出车祸丧生，一年后弟弟患白血病离世
如今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被查出肺癌晚期
他用孝心，留住最后的亲人

4 扫马路、捡破烂，累垮母亲

“要强，能吃苦，女强人。”夏召祥一句一顿地回忆往事，“闲不住，一个典型农村妇女的大大咧咧。”

父亲和弟弟离开人世后，夏召祥收入微薄，为了缓解家庭压力，母亲桑翠芳决定“找点活干”。

“通常凌晨4点多就出门，夜里12点多才回来。”桑翠芳白天扫马路，晚上就出门捡破烂。

印象中，母亲手里的蛇皮袋里永

远都是沉甸甸的，废纸、塑料瓶压得母亲更加苍老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夏召祥很自责，背过身去抹泪，“现在母亲得这个病，应该是那时候累坏了身体，一切也是为了我。”

夏召祥也曾劝阻过，“我可以打两份工，你在家歇着，我能养活你。”但母亲只是笑笑，“不碍事，一点点辛苦算不了什么。”也正是母亲的勤劳，给了自己希望。

5 母亲始终不愿拖累家庭

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子汉，过早地成为家中顶梁柱，又要独自忍受这种压力，夏召祥却很少告诉自己的朋友，直到前段时间，偶遇大学好友，同学发现其面容憔悴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个过去一向不爱说话的“眼镜男”有这么多“心事”。

“同学很仗义，给我募捐，其实我真的不想麻烦他们，欠大家太多了。”一直很平静的夏召祥有些激动，“不过这也是救命！母亲又多了治疗的费用。”

母亲桑翠芳提出放弃治疗，甚至

流露出轻生念头，“别再为我花钱了，我走了，这些债就落到你身上，你连婚都没结……”

“我年轻，能照顾好自己，你是家里唯一的亲人了，能多活一天，我就很高兴。”夏召祥也劝说过母亲。这十年来，至亲相继离世的变故，也把自己折磨得更加坚强了，有时候也会感到很无助，甚至是恐怖。“不去想那么多，多陪陪母亲，说说话，聊聊过去的事情就好了。”

夏召祥用坚持去守护着母亲的纤弱生命，较量着绝望和希望。

6 陷入危机的婚事

合肥二院（新区）肿瘤科病区里，夏召祥的家庭应该最为特殊，根本多不出一个亲人来照应，每天都能看到，这个头发深长、跑前跑后的小伙，给病人膏肓的母亲喂食、翻身、吸痰、倒尿盆，或者守在护士站，一遍遍询问护理的细节。

“如果父亲和弟弟都活着多好，至少有人会为我分担一点压力。”身在工作岗位的夏召祥太牵挂母亲，只能请假陪护。

公司负责人也理解他的难处，除非有重要事宜，一般都不会让夏召祥来上班。

“工资照发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”夏

召祥说，自己33岁了，有一个谈了2年多的女朋友，“如果母亲没得病的话，自己恐怕已经要结婚了。”

如今，婚事被耽搁，而且女友父母也不愿他们继续来往。

“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，我的处境确实很糟糕，很不稳定，哪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个好人家，少吃一点苦。”对于感情危机，夏召祥没有过多怨言。

让他欣慰的是，女友不离不弃，“住院的这段时间，都是她早上熬好稀饭，直接送到医院。”一勺勺舀起稀饭，送入母亲半闭半合的口中，吃几口，母亲就睡着了，反反复复，一碗稀饭要喂一个上午。

7 儿子为母亲争取生的希望

到了年底，公司很多账目需要核算，缺不了人，夏召祥不在的时候，只能请临时护工照看病床上的母亲。

“一天要170块钱，比我工资高多了。”但护工换了好几拨，都怪夏召祥太“苛刻”，“前天一个护工，实在服侍不好，就当着我的面跟母亲吼了几句，我没法忍受。”夏召祥直接结算了工资，打发对方离开。

“她是我的母亲，是我的亲人，不允许有人欺负她。”夏召祥不敢有丝毫松懈，深夜里，母亲的每一次沉重喘息，都让他不敢轻易睡着。母亲疼得哼几声，夏召祥就起身给她揉一揉。

“这恐怕是母亲在世上最后一个春节了。”2月10日，母亲意识清醒的时候，眼睛睁大，突然拔掉针头，态度坚决地要求回家。“住不起了，活不下去了。”母亲嗷嗷着。她还交代，如果不在，后事要从简办理。

什么时候死，就不用再花钱了，后事从简就意味着少借一笔钱。

欠下的债算不了什么，夏召祥只知道，她是我最后的亲人，多陪母亲一天，就会觉得人还在，黯淡的日子也过得踏实。

儿子每天给她争取生存的希望，母亲桑翠芳就这样大口大口地坐着呼吸春节前的气息。